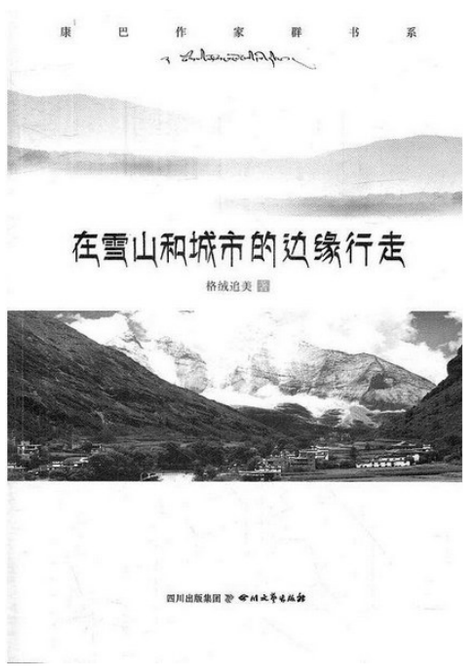
随笔连载



在雪山和城市的边缘行走

书名落脚于“行走”，毋宁说，是在行走中感受。同时，也显露出一种野心，这个野心就是把生命当作一个奇迹，来思考或者说来捕捉其中所蕴含的哲学意味——哲学一词，是借用了作者文中自己的说法。生活的意味或者文学的呈现总能比哲学更丰富，更能摆脱概念的规定性而更加意味深长。

■格绒追美

1

我总是让自己的思想自在的飞翔。在飞翔的过程中，心灵常常平添几许忧郁。在大山里，人们敬畏那苍茫的原野、冷峻的雪峰以及蓝得碧玉的海子。藏人认为，有许多的神灵居住其间。他们是有生命的。有那样多的奥秘深藏在天地间。人类对宇宙、对我们生存的这个星球的认知是极其有限的。人时常会感觉到自己的渺小，同时，又因为亲近土地而感到自在踏实和温柔。人象原野的风，在漫漫的时空中，我们只是一芥尘粒啊。而在都市，人海的世界里，人为了显示自己的能耐，构筑摩天接云的高楼大厦的森林——那是用人的心血、智慧和金钱堆积而成。然而，它修成后的异化果子是：人又感到了压力，感觉渺小，感到那背后金钱带给你的的喘息——我是指单个的人。于是，人又一次把自己推向了另一个尴尬的境地。这样的生存环境是极易激发人的无穷创造力和各种魔力的，然而，人也容易丧失自己本真的一面。面对都市里浩浩欲望写在脸上的人流，有时，我不无鄙夷而又偏激地想：他们是爱金钱的，他们是追逐欲望被欲望吞噬的人。

在城市和雪山之间穿越，我心灵的历程有趣而又沉重。今天，在这个都市的一隅，在偶然寂静的光阴中，我又听见了灵魂从心底发出不安的声音。

2

在城市里，我喜欢想入非非。便又想起一位叫杨柳的同学。心里又浮起被蛇咬一样的感受。他利用同学之间纯真的信任感情，骗了一茬又一茬同学。他也是心灵被尘雾遮蔽的人。他总是编一些车子抛锚在二郎山，拉货做生意，急需钱很快就还回；或者他正做室内装修生意，生意很好，我先抱去电视机马上把钱拿回来（因为同学开着电器铺）；或者说他有路子，同学的调动包在身上，不过总要送点礼物才好，等等，屡次得手。

那一天，我接到电话，便相约来玩。在一个小饭馆，他吹得天花乱坠，装修生意如何红火，他与某位领导如何亲近，他为某个同学的调动怎样摆平，等等。渐渐地，我感觉到他吐露的东西半真半假。后来说他会面相，便为我自吹自卖起来。临到要走了，说他急需钱，要借三佰元，要为那同学的调动买银碗送礼。突然见到他绽了线的裤篼，又想起他是坐火三轮来的——几个线儿一串，心中便生疑起来。我说那也不用这么急啊，你给同学打个电话。真是江湖老手，不知给谁真打了个电话，说同学正在上课不在，挂断了。我说我没有揣多少钱呢。他装出无所谓的样子，说那不要紧，某某是他的熟人，让我陪着去借一下。找了几个人，没有人肯借钱给他，却都是一幅防范的样子，甚至没有好表情。看着他急燥可怜的样子，我给了他五十元。他说我一定还你。我开玩笑说，不还也可以，如果同学情意只值那一点钱。第二天，在康的同学打来电话说，千万不要相信杨柳同学，他是骗子，已经骗了谁谁——不久之后，我有一天穿过一条窄巷，猛见他的身影，他可能也见到了我，晃身钻入一条胡同，飞一般消失了。可怜的五十元，让他躲之不及呢。

3

生命是个奇迹。每个人的的生命历程似乎也充满了哲学的意味。大地上生命繁茂的夏季已经来临。然而非典象死神在大地上行走，已经闹得人心惶惶了，有些国家、地区关闭起大门，开始防范起来了。回到小屋里，心情已经变得松爽起来。心脏咚咚的难受劲儿似乎远去了。我想写一篇关于康巴人自大的文章。可是，城市里绵绵不绝的困倦绕上心来。算了吧，干脆躺到梦中去，幽幽然神游去。

很多时候，一个人没有了任何思想、感觉，木然、呆板而又寂静。恍惚中产生一种迷离感，一种行尸走肉般的感受。城市里的阳光却变得干爽而又温暖起来。沉沉的瞌睡已经走了。而我仿佛只剩了躯壳。拿着杯子，在这寂静的屋子里发着呆，走着神儿。心脏似乎有些抑压而不安。

早晨办完事回到住地的途中，我突然发现自己的心境已经变得踏实而安然，对这个城市生份的感觉消失了。我多么象生活在这个城市中的普通一员啊。我明白：这个城市充满了多么巨大的魔力啊。

4

竟然学会高山反应了。这使我惊诧莫名。一个大山中生长的人在城市的边缘生活数载后，连心都变娇了吗？数次在理塘、稻城住宿，心儿憋得难受，头晕胀，睡眠很差。二、三天之后，身体才渐渐适应了这里的环境。这是水土不服么？人与自然也需要一种默契和亲和的过程吧（据说研究表明，藏人是适应高山缺氧的特殊人种）。于是，我想起少年时，跟随父亲走上高天蓝云间牧场时的感受：人越来越清爽自在，人越来越产生一种飞翔感，心儿那样宁谧而又幸福，土地的馨香包裹了整个身心啊。

5

昨晚的应酬中又不得不灌上许多酒精。头儿说，走吧。就动身了。而真正象朋友似的坐下来之后，别人的目的显而易见：把政界的官员都请出来，这无疑象一件武器派上了用场——甚至为了证明这方水土迷人的风情，我们献上了一首首民歌，这样，那朋友悬浮的心落了地，那约三五千人旅游团的生意得以最后敲定。头儿也似乎太过相信城市人的友情了。到了那儿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酒桌上，冠以19团11团等命名的知青们，酒酣耳热，一个个变得活跃起来。回到城市里的知青们要到山区集体过50岁生日游玩呢。回住地的途中，我们争论起这个世界有没有免费午餐的问题。酒精一点点浸透到血液中，弥漫到神经的枝叶上，又燃起一蓬蓬的火，令人十分难受。当黎明鲜亮的降临时，我的心脏依然怦怦直跳，脑袋一阵窒息的眩晕，甚至出现死亡的空白状态，让人不寒而栗。酒是能够掳走生命的，因为它有千万张噬血的嘴巴啦。在酒性上，我似乎秉承了父亲的血缘。身子钢强的父亲在51岁时就倒下了。而我在30岁时，就经不起酒魔的张狂了。爷爷也是51岁时辞世的，母亲常说，父亲这枝血脉的人都不长寿。人们常说生死天命。而我感到：酒徒的命一定是掌握在酒魔手上。

记者笔汇

惊喜的李子

■王朝书

去年，冬天，全国遭遇了罕见的寒冷。康定城，70、80%下水管被冻爆。母亲喂养的鸡，全被冻死。天气的冷，是几十年难遇。

转眼，夏天来了。黄的李子，红的桃子，青的苹果，黑的葡萄……街上水果商贩筐里，五颜六色，告诉着人们又一个成熟季节的来到。

高昂的价格，阻着我购买的步伐。

不如，在泸定老家来得痛快。爬上树去，李子、桃子、苹果，管吃个够。不用花一分钱。那个惬意！然而，犹豫的是，不知，经历了去年的那场寒灾，老家的树上还剩多少果子？

犹豫，阻不住回家的步伐。街上的果子，牵出回忆和甜蜜。老家，勾着我的魂。星期六，回去。

从康定坐四十多分钟的车，到泸定县城。再从泸定城，坐三十分钟左右的车，就到通往老家的乡村公路口。从公路过去，就是位于二郎山半山腰，叫板场的老家了。

对老家的每一棵果树，我都如十个手指头般清楚。一棵棵果树，不仅是我儿时快乐的源泉之一，小时，经常爬了树上，摘果子。一棵棵果树，还是，家庭经济来源之一，每年，父母卖水果，可挣不少钱。一棵棵果树，是父母生活的希望之一。

是什么，如此夺目？耀眼在一片青油油的玉米地中。村口，一个小时的伙伴，在地边乘凉。离他不远，一堆黄灿灿的，在阳光下发着光泽，闪着人的眼。走近了，原来是一串串成熟的李子。李子树上，密密实实。树，早已不堪重负。垂下了头，弯下了腰。一棵，两棵，三棵，沿路走去，所见，皆如此。我忍不住发出吃惊的声音，天啦，太多了。超出我的想象。我只能用密密实实来形容。因为，那一根根枝头上，除了果子，几乎看不见叶子。这种壮观，实在让人惊讶。这种壮观，加速我的步伐。我急迫地想回到家，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

到了家，放下包。立马跑到房前屋后的地里。所见，让我瞠目结舌。老家有三种李子树，青的、黑的、黄的。黑色如宝石，青色如翡翠，黄色如金币。此刻，它们压在枝头。不是挂，是压，因为，有的树的枝头已经看不见，埋进了土里。如此繁硕的果子，让人吃惊，继而，让人惊喜。先爬上树，过个瘾再说。等酸的、甜的进了肚，再装满包。成片的李子，激发人的占有欲。

在李子树上过够了瘾，再去瞧苹果。苹果快要成熟。所见，也如李子一样。尤其，让人吃惊的是，在一片退耕还林的荒芜地里，每一棵树上，竟也挂满了成串的苹果。在我的经验里，像那样无人管理的荒芜地，能结出几个就算是不错的，可眼下，那苹果竟像是倒在树上似的。

李子、苹果如此强大的阵势，让我的嘴巴，合不拢。同样，如此茂盛的果子，也让村子里人吃惊。在他们几十年的生活经验里，从未遇到过此种状况。要知道，这些树均未施肥，修过枝，喷过药。这样水果像是从地下冒出来似的。母亲说，春天的时候，仿佛看见果树没开多少花。夏天，却结出了超乎她想象的果子。一朵花，仿佛不止结一个果子。也许，结了四、五个。这样多的水果，实在不知道，是如何结成的。

这是什么年成？李子、苹果这样好？遇到这样超乎寻常的事情，村民，只能用古老的“年成”说，来解释。

这是什么年成？花椒，成串。快要摘了的是花椒。红红的花椒，一咕噜咕噜地在树上。

这到底是什么年成？水果、庄稼，这样喜人。摘着果子，村里人已由惊讶换成惊喜。累累的果子，意味着喜人的收入。

是什么，造就了眼前的奇观？也许是，因为，去年出奇寒冷的天气。忽然，我似乎找到了答案。

去年，几十年难得的一遇的寒冷，冻死了母亲精心饲养的鸡，冻坏了水管，但也冻死了土里的害虫。故而，李子、苹果才会结得这么好！这是面对眼前的奇迹，唯一合理的解释。

母亲说，今年，专吃苹果的虫子特别少。往年，此时，他们要买不少的农药。今年，却鲜少见毛虫。

没想到，冬天的灾难却造就了夏天的奇迹。

母亲说，原本，今年，她已经绝望了，那么冷的天，那么冻的霜，她以为，今年果子是没指望了。然而，果树上却结出了让人惊喜的果子。

“看来，天无绝人之处，老天，总会给人活路的。”摘着李子，母亲欣喜地说。

听着母亲的话，回想着今年发生的一连串不平凡的事，我若有所思。

《初踏黄金路》油印套色木刻。 李焕民

四月的天空是如此的蓝

■谷语

消息传来时，秋色一波一波涌进了村口
她从菜花田里出来，一切都安排好了
人们默默留出了位置，盛放她的哭声
那是多年前的事了。她以爱着一方土堆的
方式，爱着那个死去的男人
她打理着菜畦，一坡土豆
他留下的杂乱的生活
有时穿过弯弯的田埂，到他坟前
站一会，随手拔除几棵坟上的野草
或者烧化几刀纸钱，和他说话
一年一年，油菜花把她的悲伤重开一遍
皱纹围了上来，她病了，盖着被子
像是一片枯叶盖着一根枯枝
四月的天空是如此的蓝，有人向她提亲的时候
她才明白，她已死去多年

雪花 第2238期

散文

彩虹桥边的老人

■雍措

经过一阵子的寒冷之后，小城的雪，终于在夜晚落了下来。厚厚的积雪一夜之间，覆盖了小城。走在焕然一新的街道上，我小心翼翼，怕踏下的每一个脚印，会弄疼路上的积雪。

有雪的早晨，小城显得很文静，没有过多的喧哗声，没有车辆从身边急速驶过的刹车声，折多河冰雪伶俐起来，轻轻的从彩虹桥下走过。过往的行人缓慢的走在雪的世界里，嘴里冒出的热气和寒冷的空气相碰撞，变成一股淡淡的气流，一会儿功夫消失在空气里。

小城，在雪的世界里，时间被拉得长长的，思绪被大雪染得白白的。一切都从零开始，又似乎以零来结束。

那块玻璃做成的公告栏前，站着几个老人，老人们穿得很臃肿，厚厚的围巾和大大的帽檐遮住了他们的脸，佝偻的背影，像岁月留给他们的印记一样，透出数不尽的沧桑。老人们的头，有的歪着，有的抬着，看着公告栏。远看，他们像是一幅雪地里的画儿，定格在那里，不动，不响，不被时间所记忆。

那里是我每天上班的必经之路，我的脚步一步步靠近老人，靠近那块冰凉的、玻璃做成的公告栏。

老人们并没感觉到一个陌生人的到来，他们依然仰着头，眼睛注视着上方的公告栏。公告栏里面除了乱七八糟的招聘启事和房屋出租启事之外，外面新增了一张刺眼的黄色讣告。黄色在雪的世界里，冰冷冷的装进老人们浑浊的眼睛里，冷冻着他们的心。

“XXX，男，藏族，生于1953年，XX单位老干部，因病救治无效，于昨夜二十三点零十分去世，享年70岁。在职期间，关爱职工，将一生奉献给高原……”

打了一个寒颤，背部一股冰凉的风穿透衣服，这个早晨冷极了。我用双手急忙将敞开的衣服裹紧身体，像身旁的老人们一样，冻僵在那里。

“又走了一个一起晒太阳的朋友，明年夏天，彩虹桥上他的座位又该由谁来替补？”站在我身旁的一个老人，叹息着，自言自语的说。他小心翼翼的从我身边走过。雪在他的脚下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，老人佝偻的背影渐渐消失在雪地里，远了，看不见了……

彩虹桥，一座搭建在溜溜小城里的桥，一条来自雪山的折多河从桥下经过。左边连接着电影院，右边连接着广场。当夜幕到来时，宽阔的广场上灯火辉煌，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们在这里跳着吉祥的藏族舞。影院里每晚上演着来自不同地域的影片。一桥之隔，如梦如幻，电影院里上演着别人的故事，广场上表演着自己的人生。

此岸彼岸，常常让人感觉彩虹桥就像一个连接着某个领域的桥。

彩虹桥水泥做成，不算太宽，也并不长。桥的两边向外延伸出七八米，上面摆放着一些木质的凳子，凳子有长的、短的、椭圆的，当溜溜小城暖和起来的时候，老人们都不约而同聚集在这里，将一张长凳子、短凳子、圆凳子坐满，桥上坐不下的，坐在桥边的石阶上，石阶还坐不下的，就坐在广场旁边的铺面门口。

暖和的季节里，彩虹桥成了老人们的桥。

老人们大部分土生土长，少部分来自异地；有的是退休干部、有的是无业人员；有的穿着藏袍、有的套着汉装；有的带着眼镜，有的拿着拐杖；形形色色，出类拔萃。过往的行人数不清他们，他们看不完过往的行人。行人把他们想成自己老去时的模样，他们把行人当成年轻时的自己。一面关于历史和未来的镜子，安放在他们的心中，镜子里外的面孔既熟悉，又陌生。

阳光，从郭达山铺洒而来，小城镀上金子的颜色。老人们陆陆续续的来到每天自己习惯坐着的位子上，找着一些习惯的朋友，听着折多河习惯的声响，摆着一些或淡或浓的故事。故事重复又重复，像他们脚下折多河的流水来的还在来，去的一直都在去。在这里，身份地位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们话题里的人生，人生到年老的时候该有个总结，好与坏，对与错，都只是一种经历。伴着阳光扑鼻的芬芳，老人们像谈着一部长长的电影一样谈着自己的过去，像要即将导演短片一样谈着自己的未来。未来的目的地离自己很近，坐在彩虹桥上就能看见对面山坡上，一座座孤独的坟茔。

老人们珍惜着每一天阳光普照小城的日子，珍惜着每一个空位上新来的朋友，他们说，人老了，总爱弄丢东西，走着走着一个朋友就丢了，再也找不回来了……

匆忙的脚步，河流的声响，汽车的鸣叫，阳光下，小城热闹非凡。老人们在热闹中，心静如水。远方亲人的短暂问候、儿女寄来的百元大钞、侄孙稚嫩的电话之声像风吹一样来的快，去的也快。老人们将这一个个幸福讲给朋友听时，脸上笑着，在人群中笑出了一丝难解的孤独。

小城里的积雪正在慢慢融化，一股股细小的雪水无声无息的流淌在街上。我离开了那个玻璃做成的公告栏，那张黄得刺眼的讣告还贴在那里，越来越多的行人簇拥在那里一分钟、两分钟，然后静静离开。

讣告里的人，我认识，他是阳光下的老人中，是最乐观的。

明年的夏天，彩虹桥上的老人们又将继续成为小城里一道风景线。

彩虹桥，一座连接着大地和天堂的桥，不久的一天，我也会坐在那里享受阳光、享受人生结尾部分的孤独。

游记

城西的阿里布果步游道

■毛桃

似乎，已过了说走就走的年龄段。

在游一个地方或一条线路之前，了解它，并作出相应规划，已渐成习惯。

的确，这次慢游康定，也是重游康定。对于一个曾在康定待了近三十年的人来说，重游康定，只需对时间和线路作出规划即可。

世上总有一些地方，是值得重游的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都不嫌多。在重游中，你可重温旧有的美好，也可赏鉴新发现的事物。

将这次慢游康定的时间放在了秋天，主要是为拍秋景来着。其实，在秋高气爽的季节或其他季节，游历康定的乐趣，都远不止于拍照。

还将这次慢游的第一站，安在了阿里布果步游道身上。

前三年，去走过阿里布果步游道，当时，阿里布果步游道是介于汇道客栈与子耳坡之间的一条山腰石径。走过这条步游道，我们可去往更高处的子耳坡，再往上，则去往小松林和大草坝。

没想到，现在这条步游道竟延伸到了将军桥以南的折多河西岸……

在慢游康定的半个月时间里，我与同行的绍英同学是在有意无意间，分三次才走完整个步游道的。

第一次是始于将军桥西端，向南，沿阿里布果步游道，走至康定记忆艺术墙。蓝天白云的下午，路边轻盈的格桑花绽放娇艳，也吸引了我们的视线。

一面由片石砌成的墙壁，百十米长，上面“贴”着或横幅或竖幅或正方的、经过加工制作的像片或图片，内容以康定老照片为主，在石墙的北端，“康定记忆”几个大字赫然在目。

这面艺术墙无疑是在我离开康定后建造的。虽说是初次见面，但一见钟情，好喜欢这面艺术墙。

第二次是沿着第一次走的步游道，走过康定记忆艺术墙后，去攀登了一条连接山腰步游道的人行梯道。之后，在山腰步游道漫步，除体会登高望远的乐趣之外，还见到了路边众多的格桑花，还有蓝色的、有着锯齿状花瓣的矢车菊。

第三次是沿着始自将军桥西端的步游道，一直走到了公主桥。游罢南无寺，又去走了从南无村开始的阿里布果步游道。

经过实地步游，发现阿里布果步游道是多层次、多分支，集健身观景于一体的步游道，主体分布在康定城西的折多河西岸及白土坎上。称其为康定的一大新景点实不为过。